

茅盾獎著作《北上》改編同名電視劇熱播

徐則臣：運河是可供想像的闊大世界

小說《北上》同名電視劇由趙冬苓編劇，姚曉峰任總導演，白鹿、歐豪領銜主演。劇中有一句台詞：「往來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電視劇以夏、謝、邵、周、馬、陳六個家庭的鄰里人情、個人成長和時代奮鬥故事為軸，向觀眾展開運河人家萬千羈絆的宏大畫卷，加上胡軍、李乃文、王學圻、薩日娜等資深戲骨「加持」，增添了時代歲月中的運河煙火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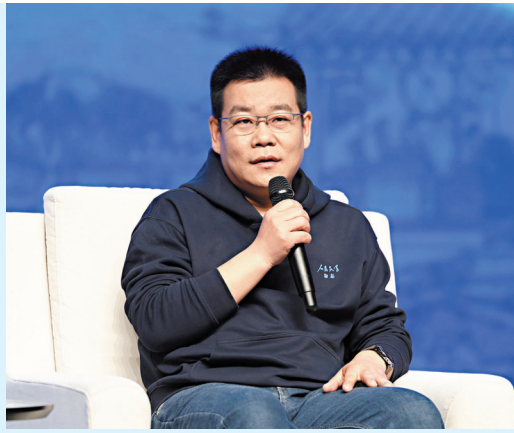
為真實再現大運河畔的市井煙火，劇組在江蘇昆山人家「平地起高樓」，搭建了小說裏名為「花街」的實景街道，碎花襯衫、玻璃瓶汽水、青石板路、斑駁磚牆、運河商船的汽笛聲交匯，共同壘砌出時代記憶。《北上》電視劇總製片人張書維說，劇中所有場景彷彿原來就有，幾乎沒有人以為是搭建的，它們「無縫」地融入了江南水鄉的自然風光。

珍視水邊的生活成長記憶

「徐則臣老師是原著作者，我們很在意他對劇集的感受和評價，前兩天他發來信息說看得很感動，我們心裏的石頭才落地。」張書維對香港文匯報透露，小說發表不久，她就讀到這部很有意思的作品，在徐則臣去南京出差時約他見面，談了《北上》影視化改編的想法，交流中發現運河有許多值得深挖的地方，尤其是在徐則臣心裏，運河已經不只是一條河，它流經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沿線無數人間煙火，是可以去發揮想像的一個闊大世界。

《北上》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首次出版於2018年，在2019年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河流不僅是我們最親密的玩伴，還是我們認識和想像世界的方式。」徐則臣稱，在運河邊生活、被大河水汽籠罩的歲月是他寫作最重要的資源，只要筆墨生澀了、故事滯重了，就會在想像裏迅速回到這條河邊，然後一切水到渠成。

「小時候放牛，小孩子都比較頑皮，夏天過河一般都不正經地走橋，而是騎着牛從水裏面過去，或者抓着牛角過去。夏天游



●作家徐則臣

改編自茅盾文學獎作品、作家徐則臣長篇小說《北上》的同名電視劇，近日正在熱播。從千禧年煙火市井到2014年運河申遺成功的歷史節點，運河邊六位少年共同成長、相伴相知，北上打拚又重歸故里。

「運河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作為在水邊成長的人，水不僅塑造了我的生活記憶，更成為我理解世界的獨特視角。」徐則臣表示，被大河水汽籠罩的歲月是他寫作最重要的資源，只要筆墨生澀了、故事滯重了，就會在想像裏迅速回到這條河邊，然後一切水到渠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電視劇《北上》劇照



●小說《北上》

評價AI挑戰：文學被屢判「死刑」但一直活着

近兩年AI迅猛發展，並開始以「闖入者」的姿態叩擊文學世界的大門。徐則臣認為，如果稱之前ChatGPT的腳步聲已入耳，那麼現在DeepSeek基本是近身了，繼續放眼寫作世界的「馬拉松」賽場，文學AI勢必將無限接近跑得最快的那一群越來越少的人。

今年3月，徐則臣正式接任《人民文學》雜誌主編。文學評論家認為，以文學的代際觀念來看，徐則臣毫無疑問已經是「70後」一代作

家的領軍人物。在這位茅盾文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其中一位獲獎者看來，客觀而言AI的確已經相當深入，求索的力度也越發強勁，尤其在知識儲備、視野、邏輯辨析等方面，甩出一般寫作者絕非三里五里。但對文學來說，這不是剛剛才收到的壞消息，報紙、電話、電影、電視、電腦、網絡等每一種新事物出現，文學都要被判一次「死刑」，但卻一直活得好好的。

「吃瓜群眾說，文學真要在劫難逃了。AI幾

秒鐘就拿出一篇相當出彩的文章，你不能裝看不見。至於『劫』有多大，是否插翅難飛，望天打卦無益，時間說了算。」徐則臣認為，眼下文學寫作者仍有寬廣的陣地，比如要塑造文學裏各種複雜的人，人工智能尚力有不逮；人工智能可以正確、深刻，可以利落、華美，但它沒法糾結猶疑、出其不意，沒法欲言又止、此時無聲勝有聲。AI做不到的這些，高明的人類文學寫作者可以。

冰、摸魚、摘荷花，天稍微冷一點去挖藕，一個猛子扎下去從裏面掏藕。到冬天水位開始慢慢下降，就開始溜冰了。」徐則臣說，河流是他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樂園。有人曾問「你是連雲港人，那裏哪有運河？」他會很驕傲地回覆，江蘇最大的一條人工運河叫「石安運河」，就位於他的家鄉連雲港東海縣，而且還是從他初中學校的門前流過。

在徐則臣的小說世界裏，運河是創作的重要背景。「如果說，我有某種訓練自己想像世界的能力的方法，那就是盯緊那一朵朵浪花和一個個漩渦，想像它們在遼闊的大地上奔走不息。它們走到哪裏，我想像中的世界就到了哪裏；它們走得多遠，我想像出的世界就有多廣大，我的世界就有多廣大。」去年，《北上》新版上市，徐則臣在序言中稱一直感謝這條河，而感謝的方式就是在二十多年裏，一篇接一篇地寫出與這條河相關的作品，在小說裏他尤其在意寫水邊的那些生活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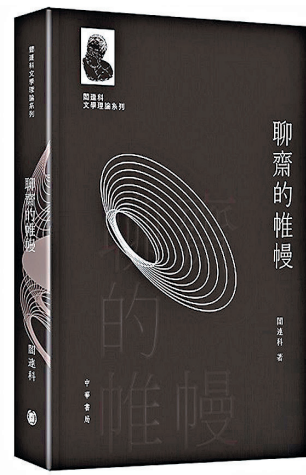
身在大山亦能「看見」運河

「一個寫作者或者一個藝術創作者，能夠以自身所擅長的方式提供一個側面、一個視角，讓大家覺得原來還可以這樣看我們的文化，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夠了。」徐則臣認為，任何一本小說都不可能跟隨讀者一輩子，但是它可以把裏面的內容慢慢融入到讀者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到意識深處，然後在必要的時候提醒讀者生活怎麼樣才能過得更好，讓大家往前看得更遠。如果起到這樣的刺激，這本書就值了；如果沒有，這本書則一錢不值。

作家應該選擇什麼題材創作？在徐則臣看來，要圍繞自己懂的、有感情的，並覺得值得寫的內容來寫。他自己從小生活在水邊，與運河有着割捨不斷的感情，所以就寫了很多年的運河。寫出來後，評判有沒有達到寫作的預期目標，就要看能引起讀者多少思考。「有些讀者可能生活在深山深處，從來沒有見過運河，但希望他們看過《北上》之後，能與眼前生活相區別開來，從小說中看到另一種命運，看到不一樣的人生。」他說。

閻連科文學理論系列：聊齋的帷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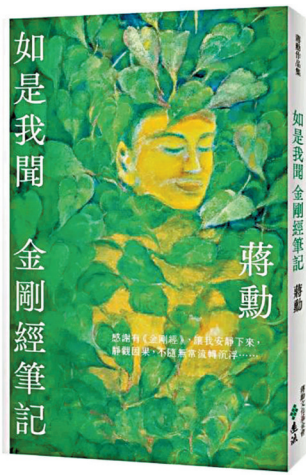
作者：閻連科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



《聊齋志異》寫盡了人、鬼、狐之間的愛與慾，閻連科引領讀者揭開書中的寫作帷幔，穿梭於人世與鬼域，循着狐狸、鬼等非人之「人」，來到俗常人間，以及書生往返科場的路道溯源探秘，並將《聊齋》中的東方鬼與世界文學中的西方鬼進行比較剖析，從而將《聊齋》置於世界文學之中，分析當中的人間物慾世態、夢境與神鬼的無隔領域，以其小說家的獨有發現和文學視角，深入窺探《聊齋志異》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並存的藝術與詭異。

如是我聞：金剛經筆記

作者：蔣勳
出版：遠流



蔣勳中學時，父親送他一部復刻本《金剛經》，從此與《金剛經》結下殊緣。日常裏，抄寫和讀誦《金剛經》，已經成為他的習慣。在父親往生的床前讀誦，在母親病苦時讀誦，在朋友車禍受傷時讀誦抄寫，也為眼疾有失明恐慌的朋友高聲讀誦，錄下朗讀的聲音……《金剛經》如何被口傳、被翻譯、被反覆抄寫、刊刻廣布？是鳩摩羅什傳奇的因果，是「敬造普施」信仰的信念，也是美學上的不着痕跡。修行的本質，是「還至本處」，好好生活。

有失明恐慌的朋友高聲讀誦，錄下朗讀的聲音……《金剛經》如何被口傳、被翻譯、被反覆抄寫、刊刻廣布？是鳩摩羅什傳奇的因果，是「敬造普施」信仰的信念，也是美學上的不着痕跡。修行的本質，是「還至本處」，好好生活。

「2025香港閱讀+」四月啟動 邀讀者一起品味「最美的書」



●「2025年香港閱讀+」日前公布詳情。

主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尉璋）由香港出版總會（下稱「總會」）主辦及文創產業發展處為主要贊助機構的「香港閱讀+」將於4月載譽回歸，以「最美的書」為策展主題，圍繞4月23日「香港全民閱讀日」，透過焦點展覽及書展，以及一連串精彩活動，推動全城閱讀。

今年「香港閱讀+」將繼續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行嘉年華，特設專題書展、作家分享、購書專區、電子閱讀體驗，以及親子工作坊、音樂表演等活動，更專門帶來「共讀雙城：港深聯展」。屆時（4月19日及20日），在文化活動舞台，多位著名作家將與讀者見面交流。其中包括著有《曾國藩大傳》的內地作者林乾、剛在2024年出版《等一切風平浪靜》的內地作者劉同、創作《波波鼠美食團》的韓國作者文家賓，以及《大偵探福爾摩斯小說》的香港作者厲河等。

去年廣受歡迎的親子工作坊將於4月18日至21日及26日至27日再次登場，今年將有37場親子活動及工作坊，包括講故事、世界文化遺產小手作、自製繪本工作坊、幼兒STEAM小實驗、製作中國長城立體拼圖等；深圳市委宣傳部更特別安排多場非遺系列工作坊，以推動深港「共讀雙城」。電子閱讀體驗區（4月18日至27日）則特設VR、AR閱讀體驗及領讀機械人，並讓讀者飽覽香港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服務。除了豐富的閱讀活動，為延續2024年11月在深圳舉行的「故宮藏書 × 香港非遺」展覽及書展的成果，主辦方還將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三期一樓重置有關展覽的部分精彩內容，包括展出八幅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精美畫作復刻版及近50件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作品，供公眾免費欣賞。

延續2024年的傳統，「香港閱讀+」還將繼續深入社區，「流動漂書車」將於4月1日起在一個月間走訪港九新界多間中小學，並深入屋苑和不同地區的公共空間，推廣書籍分享與知識傳承。

「2025香港閱讀+」的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s://www.hkreadingplus.com>。

美國夢在墜落嗎？

●文：李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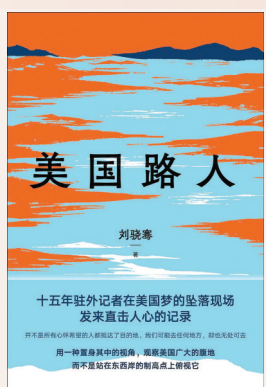
本書的書腰，有着這麼一條鮮明描述：「十五年駐外記者在美國夢的墜落現場發來直擊人心的記錄」。

自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16年首次出任總統時，「美國墜落論」便一直盛行。在某種主流敘述中，美國是「充滿機會」的福地，無論你來自哪兒，只要肯努力、有想法，財富與成就便會自然而來。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上，從富可敵國、後來當了慈善家的企業家蘇格蘭人卡內基到現在極具爭議性、銳意替特朗普政府節流的科企創始人南人馬斯克，「美國夢」當然發生了不少。但「美國夢」這個概念本身，其實是不是只是另一場夢？近年，「美國夢建基於歷史上受欺壓的原住民和強行自非洲家鄉被劫去新大陸當奴隸的黑人的痛苦」等論調越來越受關注。承本書的書帶描述，美國夢在墜落嗎？或者是，一直標榜自己在宣揚「自由」和「民主」等「普世價值」的「世界領導者」美國本身，是不是在墜落？

這般複雜的問題不好回答，用上「墜落」這般簡單粗暴的形容也不恰當。說「墜落」，即之前不「墜落」：指的是什麼方面？美國的種族問題

一直都存在；不進公眾視野並不代表沒問題。但本書的確是一位駐外記者有意思的（於新冠疫情下的美國腹地作的）現場紀錄。不到「大眾」（「大眾」這概念又是一個想像嗎？）認為是「蠻荒」的、踴躍支持美國共和黨和特朗普的美國腹地，不嘗試了解當地人的想法而只把他們看作沒思想的人，便不可能明白美國的複雜現狀。本書作者在疫時美國不少地方敵視中國人的情況下，到了美國種族衝突最厲害的地方採訪，如2020年黑人弗洛依德被白人警官拘捕期間受虐窒息而死的中西部城市明尼亞波利斯案發現場。又為了了解原住民被白人欺壓的歷史，不惜專程去跟分布美國各地的原住民作訪問，並探究白人用來管治原住民小孩的寄宿學校歷史。

這是一本「問題書」和「故事書」：作者通過他的經歷，向讀者拋出無窮的問題，並沒給出任何答案。一例：紀念弗洛依德「遇害」的廣場，現在由黑人黑幫所控制，警察因政治原因不敢進去。這種觀察很有意義，但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它？作者致力於尋找白人歷史上向黑人行私刑的真相，在到



《美國路人》
作者：劉曉驍
出版：新星出版社

了現在仍「臭名遠揚」的傳統種族歧視之南部州份阿拉巴馬，竟發覺負責研究和保存歷史檔案的是一名白人教授。該教授覺得社會太消極地看黑奴歷史問題，於是受到作者的挑戰：「那為什麼我採訪過的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這個社會一味要求他們去關注積極的那一面，卻害怕掀開黑暗的那一面？」教授卻以德國人作比喻：「你覺得德國人想要坐在那（集中營的舊址）時時刻刻回想着那段歷史嗎？」看到這般對答，我不免在想，種族問題永遠會是美國拿不掉的問題；美國只要一天仍存在，這個深入此國歷史骨髓的問題便總會以各種形式為此國帶來衝突。

書評